

传统与现代的邂逅

赖寄丹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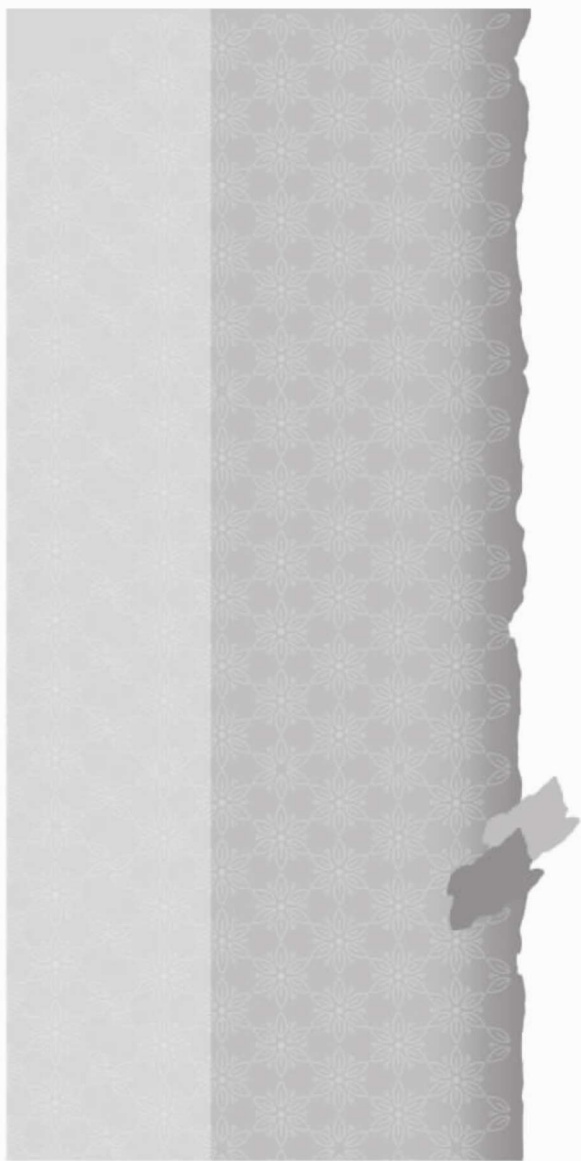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传统与现代的邂逅

● 赖寄丹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与现代的邂逅/赖寄丹著.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623-5504-5

I. ①传… II. ①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2324 号

Chuantong yu Xiandai de Xiehou

传统与现代的邂逅

赖寄丹 著

出 版 人: 卢家明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http: //www. scutpress. com. cn E-mail: scutcl3@scut. edu. cn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策划编辑: 毛润政

责任编辑: 毛润政

印 刷 者: 广州市天河穗源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09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序



原本我的一位大学同窗已欣然允诺为本书作序。这位同窗是作家也是文学教授，我们大学毕业后三十多年未曾谋面。可是当他读到我的电子版书稿的时候，他却为难起来，因为从文学的视角他不知道怎样来为这本书作“序”，他记忆中的我，是很“文学”的，是一个写优美散文诗的女大学生，他对我目前的这种非“文学”的写作深表惋惜……

所以我说，算了，还是我自己写吧。

我并不是很有写作天赋或很爱写作的一个人，某些时候我甚至厌恶文字，可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就是个不得不以文字为生的人，我的写作基本上都是在需要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下完成的；我的职业从编辑到所谓的作家，从记者到所谓的教授，每一份工作偏偏都与写作有着不解之缘。

非常幸运的是我所处的这个时代，有那么多值得书写和记录的人与事！像我这样懒于写作的人，在生计所迫之下，竟也不自觉写下了那么一些东西。因为职业的改变，我从写“文学”到写“新闻”，转而又开始撰写似是而非的“论文”，文章逐渐地就变得非驴非马了，所谓“四不像”。庆幸的是，这“四不像”的文字还能够让我自食其力和养育孩子、孝敬父母，我自己也就很知足了。

时光上溯20年，那时候的确曾有一家出版社要把我打造成琼瑶式的言情女作家，他们认定那时候的我，在气质和文笔上都很适合走这条路子。可惜我真的让他们很失望，他们的“琼瑶式言情”约稿，我“言”了两万多字就“言”不下去了，我缺乏琼瑶的那种内在的“纯情”。一个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出生、在“文革”时期念中小学、背诵着革命语录和最高指示长大的“60后”，要写“琼瑶式”的东西，首先自己就觉得很矫情。

写作实在就是一种人生际遇，对于一个写文字的人来说，是你在写世界，还是世界在写你呢？我们首先是这个世界的受者，然后才是这个世界的传者，写作是我们与世界邂逅的产物。

邂逅，是指不期而遇。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许许多多的邂逅，邂逅某些人，邂逅某些事，邂逅某种场景，邂逅某个时代……而正是这一个个或喜或忧的邂逅，不断改变着我们人生的轨迹和命运的走向。

“邂逅”这个词，据说出自《诗·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此诗大意是，田野间蔓生的草凝结着露珠，有一位年轻女子美目流盼而姣好，偶然地遇见她，正应了我内心的期望啊！由此可见邂逅的原本意义是一种比较美好的不期而遇，虽然不是惊艳，但是却正好满足了诗人内心的需求和意愿，是恰巧和恰好。

收录于这本书中的一些篇章，其写作素材或对象于我也多有一种邂逅之感。写《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之“打造”》，是因为住在广州大学城的我和家人时常驾车去附近的长洲岛买菜，有一天我坐在副驾驶座向窗外张望，突然看见路边有块石头，上面刻着“深井古村”四个字，古老乡村对于久居都市的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我立即下车，去路旁的这个古村转了一圈。邂逅深井古村，我由衷地感到这个承载着岭南文化和广州“一口通商”历史的古村对于广州真的是太珍稀了，这样有文化底蕴的古村，如今在广州所剩几何？真的担心她不知什么时候就被“开发”或被“打造”掉。

写《中国最后的“古典士大夫”》是因为接到某出版社的邀约，当时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该社计划出版一套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丛书，让我写岭南画派著名画家陈树人。我曾经在广州东山口上班，每天路过署前路时，必定会路过10号的陈树人纪念馆，却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纪念馆门前那么冷清，给人感觉似乎总是关

着门。这一次为了写书，我专程从广州大学城跑去参观陈树人纪念馆。这当然不能算邂逅，可是参观完毕，我真的感觉自己是与中国最后的“古典士大夫”不期而遇了，因为我原本以为陈树人只是一个画家，但其实他的思想品德、精神境界、为人操守、诗品画品等，远远不止画家那么简单，我邂逅了中国最后的一位“古典士大夫”。

而写《济州岛上的“石痴”“树狂”》，则更是一次难忘的邂逅。2008年10月我去韩国济州岛访问的日程仅有两天，而有“石痴”“树狂”之称的成范永先生是一个大忙人，作为享誉世界的韩国盆栽艺术苑苑主，他经常出行世界各地，有许多的活动安排，难以预约；即使在盆栽艺术苑内，他也是荷锄携锹，这里种朵花，那里除棵草，其身影难觅。可是我竟然在参观盆栽艺术苑时，在路旁巧遇这位“石痴”“树狂”，那时他正与一千人商议苑内的新规划，我和翻译一道上前说明采访意愿，成范永先生欣然应允，采访就在苑内的餐厅进行，这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

因为许许多多的邂逅，才成就了这本文集，所以我把书名定为《传统与现代的邂逅》。文集分成四辑：

第一辑“岭南追恋”，凝聚了我——一个从赣水北岸移居到珠江之滨的新客家对岭南文化的热爱、观察与思考。岭南文化蔚为大观，自成一派，其在音乐、戏剧、美术、建筑、工艺、园林、美食等方面都风格独特，卓有建树。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些年，广州一直全力向着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奋勇前行，似乎无暇顾及岭南文化这种旧日遗风或雕虫小技，使得岭南文化处于碎片化、边缘化的状态，甚至有一些岭南文化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陷于自生自灭的境地。近年来各地政府已经十分重视非遗文化的保护，可惜其觉悟还是稍迟了一点，不然，岭南文化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遗产与如今广州的现代和时尚交相辉映，该是多么地让世界惊艳！这一切，我等“闲人”也只能在一旁扼腕叹息，追恋一下，唯愿所剩不多的

岭南文化遗产能得到悉心的呵护和珍惜。

第二辑“名士写意”，其中写到的几个人物，虽然他们之间的时空跨度很大，古典的、现代的、国内的、国外的，但是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共同点——他们对文化有着执着的追求，他们具有令人敬重的思想品格，他们拥有博大的精神世界，所以我尊称他们为“名士”。记录他们、描述他们，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精神的苦行僧已经较为罕有了，他们的传奇提醒我们其实除了物质和享乐，还有另一个值得我们坚守的艺术世界和精神世界。

第三辑“案牍偶作”，选录的是与我工作相关的一些文章，韩流文化、客家文化和新闻写作，是我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偶尔为之的小作，都不是什么高大上项目的研究成果，但却是我从事专业工作的心得体会和真知实见，虽然自知水平有限，也还是敝屣不弃吧。

第四辑“闲思逸章”，收录的是我的散文、随笔。其实我感到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写作的状态会比较放松，似乎进入到创作的自由境地，可惜整理文章时发觉这一部分却是最薄弱的，所以也难怪我的大学同窗会为我离开文学之远而深感遗憾。多年来我仅仅为工作或为任务而写作，丢失了文学心，丢失了真性情。我想在未来的岁月里，也许应该慢慢地把丢失的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因子一点点地修复起来。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是为序。

赖寄丹

2017年10月10日写于广州大学城

目录



第一辑 岭南追恋	(1)
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之“打造”	(2)
海山仙馆文化遗产价值惜低估	(12)
梦寻岭南文化之昨日风光	(24)
“食在广州”为何不够高调	(38)
泥土滋润出的灵性丝绸	(48)
 第二辑 名士写意	(63)
中国最后的“古典士大夫”	(64)
有一种颜色是静寂	(74)
一个痴心守旧的收藏神话	(86)
济州岛上的“石痴”“树狂”	(105)
焉得南湖书万卷	(121)
 第三辑 案牍偶作	(129)
“韩流”与“汉风”的和谐交流	(130)
网络时代韩国报业的创新	(145)
客商魂——读客家文化研究新书《客商》	(155)
孙中山家世的史学现实意义	(162)

目录



随笔的理趣魅力浅析——读张吉刚随笔集《别做聪明的傻瓜》	(169)
人人都是自媒体吗？——《自媒体新闻写作探研》序	(175)
微信公众号新闻写作乱象透析	(183)
第四辑 闲思逸章	(193)
美西闲居小记	(194)
“红杉帝国”静悄悄	(204)
却看“我家”今安在	(214)
拆除心中的高速路吧	(225)
一只蝶对花城的爱恋	(232)

第一辑 岭南追恋





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之“打造”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校园美丽、道路井然……如今来到广州大学城的人，无不称叹这里环境好、空气好，规划整齐美观。殊不知这一个“好”字，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的——拆迁了6个原生态的美丽乡村。相信喜爱乡村游的“驴友”们听了都会痛断肝肠，而工作和生活在广州大学城的我，在享受这里的美好工作和生活环境时，一想到此，也还是禁不住百感交集，怅然若失。

只说华南理工大学所处的原穗石村，相传其建村之时，村后山岗有一巨石，状如伏虎；石旁长着一棵巨松，形若飞龙；枝叶蓊荣，浓荫掩石，所以得“穗石”之名。穗石有八景：烟烽水月、星冈牧笛、马毡松风、石台竞渡、社学论文、松岗赛社、虎石垂纶、罟埗渔歌，仅此已不难想象古村之美。

华南师范大学所处的北亭村更有古已驰名的八景，俗称“昌华八景”——因南汉（917—971）刘氏在此地曾建皇家御园“昌华苑”而得名：马埗归帆、海曲夜渡、荔子红云、水云晨钟、石基步月、东山旭日、渭桥烟雨、蟹泉煮茗，何等的诗情画意！其中的“海曲夜渡”的“海曲”原是南汉时期刘氏的御陵和祭祖、游乐、狩猎的御苑，设有专职司理昌华宫的宫苑使，并建有南北两座亭院，驻扎官兵，北亭村、南亭村即由此而得名。“昌华苑”所在的北亭村自古以来就是游览胜地。

2004年建成的广州大学城，城址在广州番禺的小谷围岛上。由于小谷围岛是珠江的一个江心孤岛，不通陆路，只有水道可行，广州大学城开发之前，岛上没有任何工业，村民饮用的还是井水或泉水，因此，虽然广州极尽现代化都市的繁华，这里却是一派农耕时代的自然景象。不过，这个江心孤岛可并不孤寂，各村码头贸易兴旺，民谚云：“一墟两市，不嫁北亭等几时？”珠江三角洲一带源通四海、财旺三江的乡村特色可见一斑。

“打造美丽乡村”“打造特色小镇”，这样的口号在当下十分流行，这些口号不乏积极进取的一面，但同时也透出某种浮躁的心态。一个地方的自然生态美丽与否应是与生俱来的；而一个地方的人文特色却是其历史文化内涵的自然呈现，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绝非能够靠“打造”一蹴而就。一如广州大学城，其“打造”转眼也十几年了，但是要形成其独有的“特色”，显然还有待一段相当长的时日。



岭南乡村的古老榕树

“打造”的最大弊端是失去自然，这种不自然不仅仅是外观审美上的不自然，往往还有许多内在逻辑上的不自然。

比如，前些年广州大学城每到寒暑假几乎成为空城，一切原本就不完善的商业也因此停止运转，因为“广州大学城”基本上就是一个“广州大学生城”，教职员工如果是单身还凑合，拖家带口的就完全没办法住在岛上，孩子上学、老人买菜，等等，都是问题。广州大学城规划中仅有的寥寥几个商业住宅楼盘近年来先后落成，城内也开始办学校、幼儿园，可是居民还是很少。究其原因，住宅楼盘少和入住率不高是一方面；户型超大是另一方面。这些年房屋销售很火，可是这里还有少量卖了几年还未卖出去的房子——360平

方米一户，几万元一平方哦！真不知道发展商是怎么想的，把大学城当高尔夫球场了吗？如果是 60 平方米一户，一套 360 平方米的豪宅可以供给 6 位年轻教工，估计早都抢光了。人气不旺，商业就不旺，生活配套难以跟上。多数教师住在较远的大学城外，自驾车或坐班车来上课，交通辛苦，来去匆匆，鲜有时间与学生相处和交流。

大干快上的“打造”往往伴随没完没了的改造。比如，广州大学城规划的初衷是十个大学进驻一城，有利于实现资源整合，可以共享体育馆、图书馆、食堂等，但现实是由于行政体制上的壁垒，有的是部属大学，有的是省属或市属大学，“共享”的初衷在管理上几乎处处碰壁。比如，安全上为各负其责，各校不得不把宿舍区用栅栏围起来；至于管道、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改设、改建，那基本上是以常态出现。可见，“打造”的成本总是会比较高昂的，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是耗费较大的。

从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穿越赤坎桥，一水之隔的桥那端就是黄埔长洲岛。在长洲岛这座拱形石桥的西北角，有一个著名的古村，名叫深井村，这是一个有着 700 多年历史的古村，其特色在国内当属罕见。

在邂逅深井古村之前，我对于“深井”这两个字并不陌生。有一道广东招牌菜，名叫“深井烧鹅”，是一道东西南北、男女老少、雅俗共赏的粤菜。烧鹅是广东烧腊中烹饪难度最大的一种，也是看着就让人最容易流口水的一种。广东烧腊店无处不在，有烧腊店也就有烧鹅卖。但是“深井烧鹅”却是烧鹅中的上品，其皮脆肉嫩、甘肥油润、滋味入骨、汁液浓香。

“深井烧鹅”的“深井”，有人认为是地名，在香港新界荃湾有一个“深井”，广州黄埔长洲岛上也有一个“深井”，“深井烧鹅”的“深井”是香港的还是广州的，至今仍无定论。不过在广州流传着一个有关“深井”的故事：很久以前，村里来了一个乞讨的老头，衣衫褴褛，又脏又臭，身旁还带着一只同样灰头土脸的大鹅。村里人

不嫌弃，整整3年，每天都给老头和大鹅好吃好喝。有一天，老头突然离去，留下大鹅，从来没有生过蛋的这只大鹅开始生蛋，还孵出小鹅，长大的鹅烧制出的鹅肉特别鲜美，行销四乡八里，村民们从此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另有人认为“深井”其实是一种烧烤方式——在地上挖一口干井，井底燃烧荔枝碳，井口横着铁枝，用钩子把腌浸入味的烧鹅挂在井里烧烤。由于井底密不透风，炉火均匀稳定，烹制出的烧鹅有着独特的风味。这种“深井烧鹅”的烧烤方式的原创地到底在哪里，也是不得而知。

反正“深井”这个名字听着就让人觉得有故事，其实深井村原名为“金鼎村”，据说因为村里有一口深井，需要垂下12米左右的长绳方能打到井水，并且村里的水井普遍很深，后来就慢慢被叫作“深井村”。深井村水井多为甘泉，昔日外国海员及商贾回航时多在深井买淡水储船备用。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地方，其地名多自带这个地方的特征。广州大学城所处的小谷围岛，其实有一个更乡土的名字——“小箍围岛”。“箍”是把器物捆绑围束住的意思。此岛四面环水，被水“箍”住，就叫做“小箍围岛”，多么形象好记！

一个全新“打造”的地方，连名字也是新“打造”的，新到没有什么特征。在手机导航还没有应用之前，前些年第一次开车进广州大学城的人，都会有进了迷魂阵的感觉，因为道路相同，校园相似，没有什么标识明显的建筑、店铺、民居等，主干道又是环岛圆线，路名都是什么“外环中路”“中环西路”“内环东路”之类，难记难认，真叫一个“晕”。记得前几年我的一位文友来找我，他们夫妇俩驾车进了广州大学城，兜来兜去将近两小时，十几平方公里的小城，就是找不到北；而我一次次在电话里向他们描述我家所在地段的特征，又实在讲不出附近有什么显眼的标识物。夫妻俩气得互相埋怨，最后竟然吵起架来要打道回府。

而深井村的确很有故事，当我踱步于它井然有序的街、坊、里、

巷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在到处是繁华喧嚣的广州城里，还有这样完整僻静的一个古村存在。麻石街、青砖屋、宗祠、文塔、百年大宅、绿茵茵的青苔在岁月侵蚀的砖砾瓦石间弥漫，霸王花在墙头屋角迎风摇曳着，一些原住村民仍然在这里生活着，这一切令我瞬间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仿佛置身于清末民初。

而这样一个已经是稀缺资源的古村，竟然还没有圈起来大卖旅游门票，也没有那些兜售旅游土特产的铺面摊档，只有零星的慕名而来的游客在村头村尾频频地按动着手中的相机或手机，似乎要把眼前的景象统统摄入相机，唯恐一不留神这一切就会永远地从眼前消失，这实在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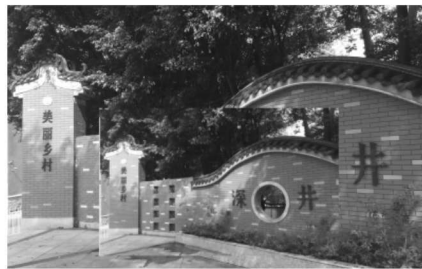
深井村的特色在于，它既是一个数百年来传承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岭南古村，又是一个两百多年前就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主的商贸村。

虽然地处较偏僻的市郊一隅，但在昔日河涌遍布、水道畅通的广州，深井村却曾经是一个极为繁华之地，岛上耕地少，村民多营商，深井村富甲一方，文教昌荣。1757 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广州黄埔一度成为外轮唯一停泊口岸，也成为外轮补给、进口贸易集散地和船舰修造中心。深井古村被指定为法国海员休憩地，许多法国人在此往返逗留，一度有“法国人岛”之称，本地商贸由此而大为兴盛。

深井村如今还伫立着“安来市”的街市牌坊，村里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安来市昔日 200 多米长的街道两旁，就开着数十家店铺，榨油、碾米、酿酒、造酱、漂染、刺绣、制衣等作坊和糖寮、船栏、武馆、会所、当铺、茶楼、医馆、金铺等行当，应有尽有。村民们从事码头搬运、造船修艇、经营商贸，收入颇丰，故深井村又有“小金山”之称。

深井村“法国人岛”的特色是自然形成的，因为法国商船在此靠岸，随之而兴的种种商贸和服务行当都是顺理成章的。而按照如

今“打造”的做法，首先要拆除深井村的这些旧房子、老建筑，然后搞通电、通水、通路、平整场地的所谓“三通一平”，再揣摩着法国人的种种喜爱，投其所好，比如咖啡厅、面包房、画廊、啤酒广场等，搭建



深井古村外景

一个“法国人岛”平台，以吸引法国人进驻。可是在深井村，如今除了村外有一个竹岗外国人公墓，印证这里曾经生活、居住过许多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经营“番货”的“番鬼”，并没有留下更多“崇洋媚外”的遗迹。那个时代的深井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家园打造成法国人入驻的平台，而倒是这些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老外”把深井当成了他们生命的最后归宿。

深井村的村落布局是典型的广府民居风格——三间两廊式的合院，整齐的梳式布局，村落坐西北朝东南，村后山岗环抱，村前有风水池塘；街坊呈十字形布局，整齐通畅的巷道有利于交通、通风和防火，锅耳式的山墙起伏有致，靠近山岗的里巷多是东西走向，因地势西高东低有利于排水；房屋偏东南方向，因夏季风多是东南向，有利于通风纳凉。祠堂是村落的中心，民居围绕本房的祠堂而建，方便村民到祠堂参加祭祖、节庆、集会、宴请等活动。深井村原设有东西南北四个村门，门名分别为“福旋”“光德”“尚贤”“由庚”，夜幕降临之后即关闭村门，让人颇感安全；村内巷道直通河边，以便村民洗衣浣纱。

这是一个崇尚宗族文化的村落，仅大姓凌氏在村里就有 9 座宗祠，分别是凌氏家族的总祠、分祠、支祠，座座都各具特色，由此也可看出这个家族子嗣繁衍、香火传承的脉络与轨迹。其中，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的凌氏宗祠是深井村凌姓始祖祠，也是村里最大的祠堂。凌氏宗祠占地面积近 600 平方米，左右两边有



青云巷，正中的高台上供奉着凌氏始祖凌厚峰的金身塑像；硬山顶，人字防火墙，灰塑龙船脊屋顶，青砖石脚，石基高达2米；大门为花岗石门框，柚木门板厚达2寸，护以黄铜板；屋顶双层栋梁呈“品”字形，覆以双重青瓦，十分厚重气派。肖兰凌公祠则是三进建筑，驼峰斗拱造型优美，照壁后墙的灰塑山水画是少见的灰塑艺术精品。这些祠堂如今依然是村民开会及婚庆喜宴的场所。

这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村落，凌氏宗祠内保存着完整记载凌氏家族历史变迁的族谱，据记载，该村凌氏自始祖至今繁衍生息30代，子孙遍及海内外，人口近万人。凌氏始祖来自福建莆田县，是宋末元初组织抗元收复广州的凌震的后裔，宋端宗曾下诏嘉奖，任命凌震为广东制置使、光禄大夫，加封一品。凌氏在清末民初是番禺的名门望族，杰出人物辈出，如：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康有为同榜进士的凌福彭，官至直隶布政使（从二品），其父凌朝庚既是乐善好施的巨富，又是曾制成汽船、水雷的民间科技兴国潮头人物，其女凌叔华是著名作家、画家，20世纪初被誉为与林徽因、冰心齐名的“文坛三才女”。

建筑凝固了深井村昌盛繁华的历史记忆，深井村靠近黄埔古港，是清末民初兴办洋务的重地，周围有修船企业，又是军营驻扎之所，因而商贾云集，村民富庶。西关大屋及雕楼式民居、竹筒式商铺、祠堂庙宇、亭台楼塔等建筑拔地而起，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古建筑群。“愚园”是民国初年广东省警察厅厅长凌鸿年的故居，由一个园林式庭院和一座西关大屋构成，庭院中建有六角亭、鱼池、书斋，遍植腊梅、白玉兰、紫荆、棕榈、竹等花木；西关大屋，石脚青砖、灰瓦飞檐、龙脊横空，气势恢宏。深井古民居风格多样，吸收了西洋式石柱、门楼、花纹图案等建筑特色，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建于清代的六角直井式三层文塔巍然矗立，还有一派岭南古风的金鼎门楼、安来古井、洪圣宫、三圣宫……